

紀文達公遺集

第一函
五十一冊

紀文達公遺集卷第七

孫樹馨編校

論記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論

乾隆十二年
順天鄉試

天下有各見之端而所以管攝之者則無二天下有至
變之勢而所以綱維之者則有常蓋其動而著也皆一
理之所分故其散而殊也皆一理之所貫聖人之至德
要道其蘊於心而見於身者雖不可以一事盡而要必
操其至一以圖之誠以至一之中固不一者所莫能外
也故周子特明其說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蓋嘗

論之通書之所謂誠卽圖說之所謂太極也太極一實
理故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氣順布四時以行而爲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誠
一實理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而見誠之源乾道變化
各正性命而誠於以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而遂
爲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天而天道無不該在人而人
道不能外皆實理之自然而已又何疑於五常百行之
本源於是乎則嘗就本之說而思之一木之根一草之
莖而草木之精英悉具焉卽草木之形質亦無不含焉
生而爲柯生而爲葉生而爲華生而爲實莫非其一本

之中元氣真精具於至足而暢茂條達皆其不自己者
也又嘗就源之說而思之河出崑崙不過一勺江出岷
山不過濫觴而其旣也宛轉乎九折曼衍乎千里支分
派別綺交脈注桑欽之所不能記而道元之所不能註
也亦其天一化生之氣有以醞釀蓄洩於其間而流於
旣濫耳則夫誠之理一存而五常百行皆莫外者不可
以想見也耶蓋五常皆性之見端而誠者性之所以爲
性百行皆心之運行而誠者心之所以爲心天理渾然
至聖之道也祛妄存真希聖之功也其所爲斤斤相示
也意良深矣此有得於中庸之旨乎誠也者中也五常

百行所謂和者也抑有得於夫子之意乎誠也者一也
五常百行所謂貫者也聖誠而已矣非有得於聖道之
深者烏能爲是言哉朱子以爲直接孔孟之傳不虛也

本天本地論

乾隆十九年
朝考

太初氣始也太始形始也太素質始也皆未有物也孳
于子紐于丑而上下之位定演于寅冒于卯而生育之
族繁蔭于陰揚于陽而動靜之性異根於受氣之先因
判於成形之後秩然釐然不可誣矣試因本天本地之
旨而申之今夫太極無二理兩儀無二原生於兩儀之
中者亦無二本故乾父也坤母也天地絪縕男女化生

之象也則本天本地之說似於理爲驗月令一篇紀天氣者也而草木禽魚皆與相應周官辨五土之宜九州之國順地氣者也而司徒所掌兼曰其動其植職方所掌兼曰其穀其畜以動物本天植物本地於事爲無徵也孔子何以言之張子何以釋之哉蓋嘗取易象而繹之乾曰資始坤曰資生者用之所以相濟乾變爲姤坤變爲復者道之所以互根闢戶爲乾闔戶爲坤者其動靜之自殊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者其陰陽之適肖理始於一而其氣不能不有二氣分於二而其類不得不各從無心成化不必物物而雕也而莫知其然皆能順其

自然其命其性其性其情探原而論端緒亦約畧可知矣故天輕以清者也得其清者爲知覺得其輕者爲運動合其輕與清者而厥實排空羽者毛者鱗者介者皆天屬也地重以濁者也得其濁者故無知覺得其重者故無運動合其重與濁者而根柢以下行天者喬者皆地屬也此何異一祖之孫而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各因其得姓受氏以爲族一人之身而筋骨血氣毛髮之類於五藏各有所屬哉本天本地亦是類矣由此言之陰陽之氣無不至而冬至先應於飛灰夏至先應於懸土類也日月之光無不照而方諸不可以得火陽燧不可

以得水非類也此各從之義也升降飛揚感於氣而無不可動句萌甲坼麗於土則無不順其性者其機暢卽利見之象也洪範以五爲皇極而以會極歸極著其效其亦此理矣非以聖人之德居五爻之正位者其孰足以當之

邁古論

嘉慶元年

受禮成恭紀

授

臣聞聖人相師聖人亦不盡相師其相師者孟子所謂若合符節是也其不相師者因革損益而已至於道大而用神則變化無不宜運量莫能測故以德召福其受弗祿邀申錫者爲千古聖人所未有以人承天其權衡

至善啟佑無疆者亦爲千古聖人所莫及蓋聖者詣極之名亦無盡之量其聖至於不可知其化裁之妙自一因心立制而相師與不相師均非所論矣洪惟太上皇帝體協乾元健行無息御極以後綜理萬幾無一時不殫其勤劬無一事不燭其委曲無一人不鑒其情僞是以

德澤徧馭溘

功烈震荒憬已爲往牒所罕覲

壽開九袞以後

康寧逾昔宵旰彌勞羣臣昕夕仰窺私相欽羨咸謂

精明強固萬萬年無極乃以

天懷沖挹

聖孝純摯於繩

武之中申敬

先之志不欲推策卜年數逾

皇祖初元

親祀卽以六十年歸政精誠

默祝

昊絳上通迨今先

天弗違克符

定志遂以丙辰正月初吉

詔告天下

授寶璽於

嗣皇帝天下臣庶咸謂十紀以來以聖人相禪者惟堯
舜禹然伊耆媯姁實非父子一家聖人相繼者惟周文
王武王然文王享國五十年大勲未集不能及

太上皇帝鎮撫四瀛數週甲子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
王於與賢之義固符其夢錫九齡亦慶流似續然未嘗
端冕殿廷親見武王之治岐也

太上皇帝創舉

盛儀實度越三五前無舊軌又謂君陳稱至治馨香威

于神明

太上皇帝敬也

天勤民

揆文奮武

功德懿鑠合撰清寧用能

久道化成

圓穹篤祐

親見五代

授受一堂洪範所謂康彊逢吉者古有斯言今見斯事

用知兼備諸福在古聖人之上實天人之應捷於影響
是皆誠然然臣謂見

聖人之迹者當深思

聖人之心知

聖人致福之由者當仰求

聖人所以載福之道夫螽斯衍慶凝承

大寶此

上帝之佑命也

太上皇帝遵密建之

家法自

宮庭舊學之時不知幾經審慮而後先定於癸巳癸巳
以後越二十二載又不知幾經歷試信爲克肖而後宣
詔於乙卯

聖心不見聲色天下亦莫得而測度是何如詳慎也且
夫帝王之學經緯萬端研究經訓以講求治法考證史
籍以旁參政典稽古之義則然然不如實練於國事

高

曾矩矱啓佑乎後人

謨烈典型聰聽乎

彝訓率

祖之義則然然不如近得於身教蓋隨機而指其通變
則萬事之利弊無不詳因材而示其予奪則萬物之情
狀無所遁是以知人

嗣皇帝之克荷

神器而

特命正位以

歸政又信

嗣皇帝之能契

聖訓而

親爲裁制以

傳心此

太上皇帝善承

上蒼篤祐之意而委曲周詳以衍萬年之慶以造四海之福者豈曰

耄期而倦惟雲牖松楸

高拱九重受天下之養哉縷數自古聖人有一而不只
睿慮深遠

神謨廣運如我

太上皇帝者哉夫衆人不能致之福聖人能致之衆人
不能爲之事聖人能爲之此聖人之所同也詩書所載

三代而上已千百年僅一遇矣至聖人不能致之福獨
一聖人能致之聖人不能爲之事獨

一聖人能爲之此非聖人之所同也有二曜五緯廿八
舍而崑崙岱華不足以言高有宗動天出乎繫表而二
曜五緯廿八舍又不足言高有渤澥而三江九河不足
以言深有大瀛海包乎地外而渤澥又不足言深談堯
舜文武之事於

今日其亦猶是乎雖管闕蠡酌不能得

高深萬萬之一然一管所闕要亦天之晷度一蠡所酌
要亦海之津潤也故不揣樛昧竊舉區區推測所及著